

副刊文丛

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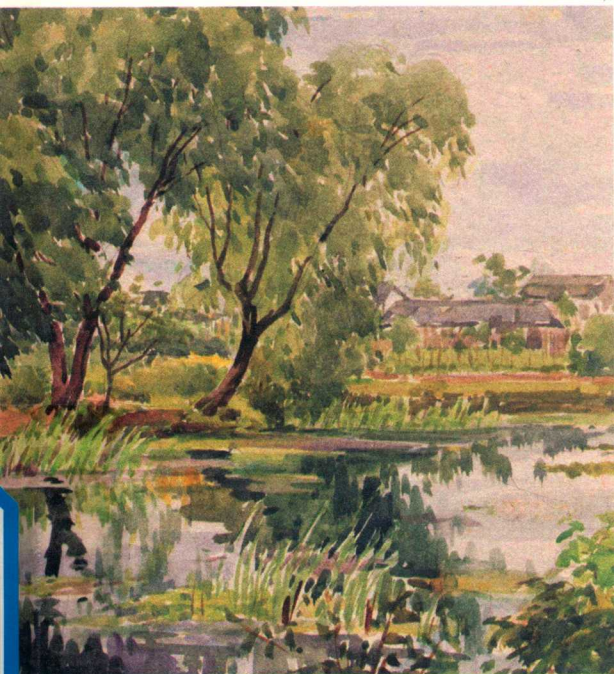
李 辉

王刘纯



花树下的旧时光

燕
芑
著



中原出版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公司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公司

副刊文丛
——
主编 李辉 王刘纯



花树下的旧时光

燕
荭
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公司



大象出版社
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树下的旧时光 / 燕苌著. — 郑州 : 大象出版社,
2019. 6
(副刊文丛 / 李辉, 王刘纯主编)
ISBN 978-7-5711-0194-7

I. ①花… II. ①燕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100941 号

花树下的旧时光

HUASHUXIA DE JIU SHIGUANG

燕 苌 著

出 版 人 王刘纯
项目统筹 李光洁 成 艳
责任编辑 成 艳
责任校对 安德华
封面设计 段 旭
内文设计 杜晓燕

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(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邮政编码 450016)

发行科 0371-63863551 总编室 0371-65597936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 9.125

字 数 120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9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(中轴路东侧)

邮政编码 102600

电话 010-61264834

“副刊文丛”总序

李 辉

设想编一套“副刊文丛”的念头由来已久。

中文报纸副刊历史可谓悠久，迄今已有百年。副刊为中文报纸的一大特色。自近代中国报纸诞生之后，几乎所有报纸都有不同类型、不同风格的副刊。在出版业尚不发达之际，精彩纷呈的副刊版面，几乎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最为便利的交流平台。百年间，副刊上发表过多少重要作品，培养过多少作家，若要认真统计，颇为不易。



“五四新文学”兴起，报纸副刊一时间成为重要作家与重要作品率先亮相的舞台，从鲁迅的小说《阿Q正传》、郭沫若的诗歌《女神》，到巴金的小说《家》等均是在北京、上海的报纸副刊上发表，从而产生广泛影响的。随着各类出版社雨后春笋般出现，杂志、书籍与报纸副刊渐次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，但是，不同区域或大小城市，都有不同类型的报纸副刊，因而形成不同层面的读者群，在与读者建立直接和广泛的联系方面，多年来报纸副刊一直占据优势。近些年，随着电视、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崛起，报纸副刊的优势以及影响力开始减弱，长期以来副刊作为阵地培养作家的方式，也随之隐退，风光不再。

尽管如此，就报纸而言，副刊依旧具有稳定性，所刊文章更注重深度而非时效性。在新闻爆炸性滚动播出的当下，报纸的所谓新闻效应早已滞后，无

法与昔日同日而语。在我看来，唯有副刊之类的版面，侧重于独家深度文章，侧重于作者不同角度的发现，才能与其他媒体相抗衡。或者说，只有副刊版面发表的不太注重新闻时效的文章，才足以让读者静下心，选择合适时间品茗细读，与之达到心领神会的交融。这或许才是一份报纸在新闻之外能够带给读者的最佳阅读体验。

1982年自复旦大学毕业，我进入报社，先是编辑《北京晚报》副刊《五色土》，后是编辑《人民日报》副刊《大地》，长达三十四年的光阴，几乎都是在编辑副刊。除了编辑副刊，我还在《中国青年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南方周末》等的副刊上，开设了多年个人专栏。副刊与我，可谓不离不弃。编辑副刊三十余年，有幸与不少前辈文人交往，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，都曾编辑过副刊，如夏衍、沈从文、萧乾、刘北汜、吴祖光、郁风、柯灵、黄裳、袁鹰、



姜德明等。在不同时期的这些前辈编辑那里，我感受着百年之间中国报纸副刊的斑斓景象与编辑情怀。

行将退休，编辑一套“副刊文丛”的想法愈加强烈。尽管面临新媒体的挑战，不少报纸副刊如今仍以其稳定性、原创性、丰富性等特点，坚守着文化品位和文化遗产。一大批副刊编辑，不急不躁，沉着坚韧，以各自的才华和眼光，既编辑好不同精品专栏，又笔耕不辍，佳作迭出。鉴于此，我觉得有必要将中国各地报纸副刊的作品，以不同编辑方式予以整合，集中呈现，使纸媒副刊作品，在与新媒体的博弈中，以出版物的形式，留存历史，留存文化，便于日后人们借这套丛书领略中文报纸副刊（包括海外）曾经拥有过的丰富景象。

“副刊文丛”设想以两种类型出版，每年大约出版二十种。

第一类：精品栏目荟萃。约请各地中文报纸副刊，

挑选精品专栏若干编选，涵盖文化、人物、历史、美术、收藏等领域。

第二类：个人作品精选。副刊编辑、在副刊开设个人专栏的作者，人才济济，各有专长，可从中挑选若干，编辑个人作品集。

初步计划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选，然后，再往前延伸，直到“五四新文学”时期。如能坚持多年，相信能大致呈现中国报纸副刊的重要成果。

将这一想法与大象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兄沟通，得到王兄的大力支持。如此大规模的一套“副刊文丛”，只有得到大象出版社各位同人的鼎力相助，构想才有一个落地的坚实平台。与大象出版社合作二十年，友情笃深，感谢历届社长和编辑们对我的支持，一直感觉自己仿佛早已是他们中间的一员。

在开始编选“副刊文丛”过程中，得到不少前辈与友人的支持。感谢王刘纯兄应允与我一起担任



丛书主编，感谢袁鹰、姜德明两位副刊前辈同意出任“副刊文丛”的顾问，感谢姜德明先生为我编选的《副刊面面观》一书写序……

特别感谢所有来自海内外参与这套丛书的作者与朋友，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，构想不可能落地。

期待“副刊文丛”能够得到副刊编辑和读者的认可。期待更多朋友参与其中。期待“副刊文丛”能够坚持下去，真正成为一套文化积累的丛书，延续中文报纸副刊的历史脉络。

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吧！

2016年7月10日，写于北京酷热中

序

陈 雪

对于散文，对于散文阅读，我是个挑剔的阅读者。

如此说并非标榜自己的散文写得有多好，掌握了多少散文创作技巧，而仅仅是恪守住一条自以为是的评判准则：一本书，一篇文章，不管言辞如何华丽，结构如何缜密，若内容空洞，人云亦云地拼凑成篇，哪怕是满文华彩也难以让我下咽。倒是那些文字质朴，



带着泥土味的故事，即使是有些拙朴和稚嫩，只要它流淌出“真诚”两字，也容易打动我。

《花树下的旧时光》是冯燕花（笔名燕芪）近年创作的散文的结集。我不知道花树下在哪里，但我推测这个偏僻的客家山村，一定留下了作者许许多多的童年记忆和欢乐时光。故在“岁月风铃”和“童年无邪”的栏目中，我看到了好些弥散着泥土芬芳的真情文字。《祖母的山》写的是清明回到故乡扫墓的情景，这引发了作者许多儿时的回忆。比如坐在酷似“灶台”的坟墓上，作者想起了祖母的葬礼，想起了“点主”“买水”“还山”等独特的称谓和习俗。祖母是大山的女儿，祖母又是后辈的靠山。大山养育了一代代人，又收留了一代代人。作者想到祖母已与大山融为一体时，竟如此感慨：“多少疼爱与被疼爱，多少眷恋与被眷恋，都抵不过生命的无奈与苍凉。若干年后，我们都会尘归尘、土归土，你一堆、我一堆；喜也好，愁也罢，都随风飘散。……我不知道将来我会在哪一座山上，

有没有人在我的‘灶台’前怀念我。”这段话于年轻的作者而言显然为时过早，但那种参悟人世间生老病死自然规律而蹦出来的突发奇想，已经跨越了思念和缅怀的时空。在冥钱燃烧的袅袅轻烟中，作者感受到了祖母对大山的灵魂寄托。《有女归去来》写的是村姑出嫁后回娘家时邻里见面的称谓突然改变。“回”和“来”的含义既是那样的微妙，区别又是如此之大，无怪乎作者会写下：“多少与我一样的小女孩，在这里长成姑娘，又嫁到了村外，多少次归家被邻里问‘来了？’她们也曾和我一样感到无奈和失落吗？”无奈也好，失落也罢，家和娘家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邻里们对“回”和“来”两个字的理解和运用半点也不含糊。

《正在消失的村庄》写的是当今我们共同面临的普遍问题。随着农村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，多少老房子在隆隆的机器声中被夷为平地。这种拆迁常常让在农村长大的人生出许多无奈和惋惜。正如作者



说的：“老屋，晒谷场，牛栏，鸡舍，草屋……一一铲平，将来变成美丽的操场和花园。公园里种植了花草，铺设了鹅卵石小道，还有休闲长廊、石桌石凳等，让村里人都享受城里人的待遇。”作者说不出哪里不好，却看见家公与村委干部讲了很久的电话，脸上带着愁容和伤感，“我说不出安慰的话，只有跟着伤感起来”。是的，刚刚修好的祖屋凝聚着父辈的一腔心血和深厚情结，如今说拆就拆了，那个永远消失的祖屋，那个渐行渐远的村庄，何尝不是让人惋惜和心痛的另类乡愁？

《茶滋味》寥寥数笔，不单单写出了客家人采茶、炒茶的全过程，还把客家人的方言土语演绎其中。“酒头茶尾”之说体现了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，而“酒满茶半”更表达出客家人敬客挽客的规矩礼数。在“童年无邪”这一栏目里，《记忆中的唱书人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一个叫创求爷的老人用一个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，吸引了村中如此之多的男女老少。

“他就从布袋里掏出一本破旧的书，依旧是那本《万日红》，没有封面，纸已泛黄，用蓝色布包裹着。他用唱客家山歌的调调唱出了书的内容。”无论书中的万日红多么孝顺、受多大的委屈，在作者看来，好人终归得有好报。直到刨求爷编了一个圆满的大结局，才让作者感到万日红大腿上的肉没有白割。这个想当然的结局让人看到了童心无邪，也看到了人世间的希望。可以说刨求爷的故事成了作者的一次文学启蒙。

《投墟》中的火娑娑无疑是作者难忘的形象。“老街有个‘火娑娑’，受到惊吓的时候，母亲曾不止一次带我去‘火娑娑’那儿。‘火娑娑’搓一根艾绳，用火柴点燃其中一端，火苗刚刚蹿起，她张口就吹灭，然后和母亲‘同流合污’把我按在凳子上，用还有火星已经焦黑的艾绳烫我的脖子、耳朵、额头……一边烫一边重新点燃艾条，明明灭灭的艾条在我的哀号中发出草香味”。这段文字生动地记叙了乡土医生的“治疗”过程。不管它是否有效，大凡在农村中长大的孩



子多少都亲历过这样的土法“治疗”。

在“阅读心情”和“静观山水”这两个栏目中，也不乏作者的真情文字。一篇读书随笔的高下优劣，别人怎么看我不清楚，我的观点只有一个：亮出你的底牌。评判也好，解读也罢，褒也行，贬亦可，总得有你的见解，即便是观点有些偏激，甚至带些歪理，但歪理也须说白说透。在《被侮辱的情与爱》里，作者显然寄予贾瑞以极大的同情。作者认为喜欢一个人是他的权利，世界上并没有规定谁不准喜欢谁。当然一个人拒绝一个人的爱也是她的权利。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，爱情也好，友情也罢，都是双方的。单相思的情与爱只能深埋在心底。“一个压根就没有得到过一丝爱的人，被羞辱得遍体鳞伤。有人说他咎由自取，我实在不敢苟同。如果爱情是一种劫难，那么凤姐就是贾瑞的生死劫，而他，在劫难逃！”作者的观点再明确不过了，那是质疑凤姐可以不爱贾瑞，拒绝贾瑞，但不要去捉弄，更不要去诱惑甚至加害贾瑞。

贾瑞已经够可怜的了，他是如此敦厚，又是那样固执和痴情。贾瑞对凤姐仅仅是示爱，他并未对凤姐构成任何伤害，干吗要让他吃那么多的苦头，身心都遭到摧残呢？无独有偶，涉及情感题材的另一篇随笔还是来自《红楼梦》的读后感。《妙玉，一个人的地老天荒》说的就是妙玉对宝玉的一丝隐情。而妙玉和黛玉之间微妙的醋劲，也只有女人才能看得透彻和掂出分量，以至于让作者发出这样的议论：“纵然妙玉是孤傲的、古怪的，甚至是不近人情的，我依旧很心疼她，在那样如花似玉的年华里这样无助、无望地爱着一个人……我是多么期盼妙玉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有权利选择有权利爱，而不是在各种压抑中让自己成了‘僧不僧，俗不俗，女不女，男不男’的‘畸人’。”

“静观山水”应该算是游记散文。在这个栏目里有去新丰江寻找一棵被水淹没的小树的过程。作者第一次寻树未果，决心再次前行，终于看到了这棵泡在水中的小树倔强地探出了头来：“我静静地坐在岸边



的石头上，往小树生长的地方张望。小树仍然专注地挺拔向上，似乎习惯了冰凉湖水的冲刷。这实在是一棵让人肃然起敬的树。它在每一个涨潮的日子都期冀着退潮后的那一缕阳光，怀揣着耐心与希望、坚定与执着，直至涅槃重生。”这段议论给树赋予了鲜活而顽强的生命内涵，寓示着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哲理，引人深思。另在充满神秘和玄妙的宗教世界里，作者既虔诚又困惑。她在《龙德寺：修行就是修自己》中不由得问自己也是在问别人：“一个信徒一种领悟，每个来求佛的人祈福的时候都在想什么？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福吗？如果每个人都求富贵、求权力，那么即使是在万佛楼，佛也会好孤独吧？”除此之外，《悬棺》《夜游周庄》等文章，也都写出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内涵。只是这类游记缺乏作者自己的独特视角，有些史料又没有完全吃透，没有转化成自己的深度思考，故也有些乏善可陈的章节段落。

当下的散文界，概念常新，门派迭出，如果按照